

藏

書

藏書武臣傳目錄卷四十五之四十六

名將

田單

白起

王翦

衛青

李廣

李陵

耿弇

吳漢

段熲

張遼

姜維

鄧艾

王濬

賀若敦

長孫晟

楊素

馬燧

劉錡

余玠

董搏霄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五

○名將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未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獨莒即墨未下。淖齒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莒城，以距燕。燕即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

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
軍以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
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歿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
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
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
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田
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
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
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

平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劍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牖，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命甲卒皆

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歿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

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皆
皆畔燕復歸田單單乘勝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
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襄王封田單號曰
安平君後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
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亡
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
謝而去遂攻狄二月而不之克也田單乃懼問魯仲
子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則杖插爲士
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于何黨矣當

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虛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之館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單又嘗問齊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之用衆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說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

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
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
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石。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
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矣。無
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腭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
無鈎竿鐘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
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鐘蒙須之便而徒
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
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

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白起

是大將才以坑降故貶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自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以後無歲不與師攻韓取魏伐趙取楚入其地至昭王四十七年白起復將而伐趙

又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萬人白起將

爲武安君矣。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

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利口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旣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

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曰內
實其外交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旣以
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
五校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常以寡擊
衆取勝如神今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何謂而不可武
安君曰先是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
池不修旣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背
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
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

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
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
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
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
有哉今秦破趙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
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
繕治兵甲以益其強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
於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
人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

之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
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伐趙
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擾
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
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
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
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無
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
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僑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

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歿，不忍爲辱君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而稱病。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遺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旣行出咸陽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

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入曰我固當歿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歿遂自殺

○王翦

王翦少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使人爲反間趙果殺李牧使趙葱及顏聚代將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葱及顏聚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入秦秦

王使王翦攻王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
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
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
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
丹於是始皇欲用李信取荆問信度用幾何人而足
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
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
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
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

病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
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見謝王
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
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大王必
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
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
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
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
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

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

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衛青附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之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官幸上青爲建章

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青爲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賜
青爵關內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
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
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
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
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
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
郡，封青爲長平侯。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

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

軍而封青三子皆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
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
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
封爲王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
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摩
下公孫敖等十人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
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
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

翁侯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大將軍
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霸曰自大將軍出
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
曰不然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
我以明威甚失臣意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
歲也大將軍姊少兒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
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
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
首虜過當於是始封去病爲冠軍侯是歲失兩將軍

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始益封去病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擊匈奴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又益封賜校尉馬破奴五人皆封列侯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

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由此驃騎
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
爲漢所破亡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
降漢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
將兵往迎之驃騎旣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
裨將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王相見斬
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
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於是天子嘉驃
騎之功又再益封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

天下之繇其明年匈奴入石北平定襄殺略漢十餘人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渡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上命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後大將軍軍入塞計斬捕首虜九萬九千級驃騎將軍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乃再又益封從軍吏卒封侯爲官賞賜復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

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九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大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

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者
穿城闚鞠也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
天下未有稱也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
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
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
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
主

○李廣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日李信秦時爲將

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人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

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
鴈門代郡雲中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
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
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
馳。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
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生得一人。果匈
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
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

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

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

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居藍田南。

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
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
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
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
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
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
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
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
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

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
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
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
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歿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
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
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
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
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

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
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
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
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
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
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
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
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
數人胡虜始解會日暮更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

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罷歸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

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入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

精兵走之而令廣弁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
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
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
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歿單于大將
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
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從前將軍廣廣時
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可恨可恨真人奴也不聽令長史封書與
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

其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
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
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使
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
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
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
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
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
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

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二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
獨下吏當歿。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
。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
以爲勇。當戶早歿。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歿。廣歿
。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當下吏治。亦自
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
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代廣爲郎中令。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擊傷。

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諱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當戶有遺腹子陵。

○李陵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

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母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母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

與戰。臣願畱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

樂召見道陵將卒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
 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
 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
 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
 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
 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
 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
 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軍一創者持
 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

兵五

女其中乃不知乎

女子乎始出時

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

何必斬也

妻婦大匿市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置子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母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

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戍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三千餘

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
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歿不得行昏後陵便衣
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
還太息曰兵敗歿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
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
子客遇之况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歿非壯士也於
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
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
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

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歿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轅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
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
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
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
暴于天下彼之不_○死_○空_○欲_○得_○當_○以_○報_○漢_○也_○初上遣貳
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
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
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
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

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
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
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
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
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
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
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陵痛其
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
之北方大闕氏歿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

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律本長水胡人生長漢善爲
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
律懼并誅亡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
居外有大事乃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
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
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李陵衛律皆侍坐立
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
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
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

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嘿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母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歿。

耿弇

耿弇扶風人弇年二十一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
方到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魚陽
太守彭寵公邑子上谷太守況卽弇之父發此兩郡
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弇走
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
步兵千人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
以下四百餘級定涿郡中山等二十二縣遂及光武
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

皆恐既而見弇等光武大說乃皆以爲偏將軍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弇等遂從拔邯鄲光武入居邯鄲宮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弇入拜床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

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九來大槍五幡於元
建武元年允武卽皇帝位三年身從幸春陵因自詣
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
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四
年詔身進攻漁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之功使允祿
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遂遣身與
吳漢擊破富平獲索於平原降四萬餘人復詔身進
討張步身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
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

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
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
角令其衆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
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
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至日邑密自將
精兵三萬來救弇喜曰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致邑
耳卽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
合戰大破邑軍臨陣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巨里城城
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

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
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
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無備、乃勅諸校
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蓐食、天明遂至臨淄、城護
軍荀梁等爭之、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
備、臨淄不意吾至、吾攻之必拔、臨淄拔、卽西安孤、張
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
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果將其衆
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

之以激怒步，步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故示弱，引歸小城，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劍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將兵來救，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

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
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
翼爲伏以待步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
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
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
軍郡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
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
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將軍前在
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弁因復追步，步奔平，燾肉袒負斧，鎖於軍門。弁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六年，西拒隗囂，屯兵于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弁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
末亡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
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
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取寵
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
外亭念所以譎衆者未得望見道中一儒生卽召而
問之生言劉公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
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寵

漢復隨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
軍而南擊斬王郎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漢爲人質
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光
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
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也卽拜漢大
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
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
造次出迎漢卽搗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
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復與光武

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
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
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
尚尚破公卽敗矣空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
使其將謝豐袁吉將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
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之大戰
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饗士秣馬閉營三
日不出仍多樹幡旌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
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自

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表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

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氣
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
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
夕卽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
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
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陛下慎無赦而
已及薨賜謚忠侯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

時鮮卑犯塞，頰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賫璽書，召頰頰於道，偽還，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入，追頰頰，因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前，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

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人，又賊種羌屯聚白石，頻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頻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頻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闕貪其功，稽固，頻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皆悉反叛，郭闕歸罪於頻，頻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

五十一
三二
頰者以千數朝廷知頰爲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言京師稱爲長者起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六年滇那等諸羌種寇武威張掖酒泉涼州幾亡冬復以頰爲護羌校尉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酋豪率三千落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頰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頰

遂窮追轉戰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
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
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邑五百戶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
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
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
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
奐招之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頰頰因上言曰臣伏見
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

餘寇無幾，今張魚躄躄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
往必驚爾。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
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
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自
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
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
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
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
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費八

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
不暫疲難以永寧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
頰遂將兵萬餘人賫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
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衆皆恐頰乃令軍
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
頰因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
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
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
八萬頭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

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悉向落州，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羌戰，羌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羌復敗，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頰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宜且以恩降之。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

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疆難破
空用招降臣伏念先零雜種累攻沒縣邑剽略人物
發冢露尸禍及生歿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本規三歲
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
將向殄滅願卒斯言一以任臣二年夏頰自進營去
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
其山上殊歿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
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
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

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數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

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病歿者親自贍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辱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歿戰。三年春，徵還京師，拜侍中、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功名。因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代橋玄爲太尉，會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頰遂飲鴆歿。家屬徙邊。靈帝時，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頰功，乃詔頰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故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四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五